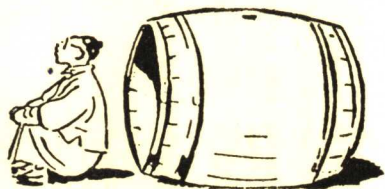


# 爱 与 刺

中国现代杂文点评

林语堂 著

张 华 点评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 爱与刺

中国现代杂文点评

林语堂 著

张 华 点评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爱 与 刺**

中国现代杂文点评

林语堂 著

张 华 点评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安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图 156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ISBN 7-224-01514-8/I·330

---

定价：3.95元

## 《中国现代杂文点评》总序

杂文，是散文这一文体的一类，是散文的一部分。而散文，是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种文学体裁之一。

有的论者认为：文学可分为纯文学和散文学两种，诗歌、戏剧、小说属于纯文学，而散文属于散文学。前者谨严些，文学艺术的气味更典型些；后者自由些，但它仍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散文的某些种类已开始同其他文化领域交叉，例如：作为议论性散文的杂文同政论、时评、实用文相接近，作为记叙性散文的报告文学与新闻通讯相通。也就是说，有时散文的文学味不那么纯粹。不过，纯文学和散文学之间，并无贵贱高下之别，如果我们不事先存着文学比其他文化形态更神圣的成见的话。事实上，中国文学自古以来还一向以散文为正宗。

一般地说，散文可以分为议论性、抒情性和记叙性三类。当然，这种分法只是大体上甚至理论上的，事实上优秀的散文往往是将三者交融在一起的。杂文大多属于议论性散文，这就是说，它总的说来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性为特征，但这绝不是说它排斥记叙和抒情。

杂文作为散文的一类，它的主要特征虽在于发议论，但与严整的科学研究论文又还有很大区别。科学论文有特定的

研究对象，属于相应的学科领域，它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明确的斩钉截铁的结论；虽然最好的科学论文也富文采、有气势、含情致，但毕竟属于科学领域；而杂文虽也有观点、有见解、有时甚至是极为深刻精辟的见解，但它不像科学论文那样穷尽资料，经过长期系统的钻研，有全面深入的论证和阐发。杂文有强烈的作者主观的色采，是作者个性和人格的表现，它大体上是一种随感，是基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而对社会现象或事件的一种即兴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的获得，又依赖多年的功力，依赖于长期大量的观察，依赖于反复的深刻的思考，依赖于渊博的学识，依赖于深厚的思想理论素养和艺术素养。杂文不是分门别类的学术问题的研究，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往往是对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批评。它是对社会现象的针砭和歌颂，是关乎世道人心的，有助于人们精神品格的培养，有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

杂文和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出现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杂文都是首先发表于报纸和刊物之上的。时代发展节奏的加速，要求一种短小精悍、能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的文体，于是现代杂文便应运而生。杂文一般反映现实比较直接和紧密，社会意义和时代感比较鲜明，这些都是杂文和时评相近或相同的地方。有些杂文也就是时评。但杂文和一般时评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文学性。杂文的文学性不仅在于它的形象性，不仅在于它勾画出某些人物的类型和共相，不仅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比喻和想象，而主要在于一方面杂文的思想、感情和语言，都经过认真精细的概括和锤炼，达到了

诗的境界和哲理的高度，因而人们常说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晶；另一方面，杂文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审美特点，从而表现出独有的气势、情致和格调，优秀的杂文还深刻地表现民族心理素质和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精神。因此，一般的时评和政论随着时过境迁而失去了它的价值，只是作为历史资料保存着，而优秀的杂文却为一代又一代读者所喜爱。鲁迅虽曾衷心希望他的杂文和它所揭发的时弊一起迅速消失，但他的杂文必将成为我们民族永存的艺术瑰宝。

## 二

中国现代杂文的产生，受到古代的和外域的散文的重大影响。也可以说，现代杂文形成有两个方面的渊源。

在谈到现代杂文外域渊源之前，必须强调指出：现代杂文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在外国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文体，因此，“杂文”这个词，也难以准确地译成外文，鲁迅说只得把它音译为Tsa—wan。当然，与杂文这一文体相近的，西方有Essay、Feuilleton、以及Publicist articles，现代杂文曾对这些文体有所借鉴，但这些西方文体不仅不能与杂文等同，而且往往缺乏杂文的根本精神。

西方散文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古罗马西塞罗的讲演录，但近代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勃兴，才带来散文空前的繁荣，这就是西方所谓familiar essay（译为小品文、随笔、絮语散文）体裁的出现。法国的蒙田和英国的培根，是两位代表作家。这两位大师所著的同名作品《Essays》都是散文史上的杰作。他们强调用潇

洒通脱随意的态度写出有特色的自我来，要在文章中倾泻出作者自己深挚的感情，表现出自己纯真的心灵，显示出自己为人的品格，总结出自己人生的体验。这些方面对现代杂文特别是它的某些流派有较大的影响。

日本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的随笔。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Essay的影响，出现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森鸥外等人的散文，开始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感受。至于鲁迅翻译过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就更与中国杂文近似。我国杂文作者对这些作品比较熟悉，更多地吸收了这些文体的长处。

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由于报刊的发展，散文出现了两个新的品种：feuilleton（报纸副刊文艺专栏的小品文字，瞿秋白音译为“阜利通”，认为它是一种社会论文，文艺性论文，并且认定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Publicist articles（政论、时评），这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而产生的。由于无暇从容地创作有丰富完整的形象和典型的长篇巨制，而又需要把在急遽的社会斗争中引起的强烈爱憎尽快地反映出来，于是就运用这种短小精悍的评论体裁。从伏尔泰到别林斯基、再从高尔基到爱伦堡，他们嬉笑怒骂、尖锐泼辣的政论文字，给予中国杂文作家深刻启示，特别是他们对旧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被中国进步杂文家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散文大国，渊源流长、绚丽斑斓的古代散文宝库，为现代杂文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国古代虽也有“杂文”这个词，如鲁迅所说的“古已有

之”，但它的内涵与现代不同，甚至可以说相去甚远。近年来也颇有几本古代杂文选本问世，但那是选与现代杂文概念相近的古代文章，并不是说古代作家已自觉到他们所写的文章就是杂文。这些文章是否应称之为“古代杂文”，还存在争议。即使承认古代杂文存在，它与现代杂文在内容上、精神上以及文体上的差别都非常巨大。说明这一差别，并不否认古代散文为现代杂文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例如：先秦诸子散文，它言之有物而不无病呻吟，抓住关键问题进行集中的细致的深刻的分析解剖；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的严密说理，用生动的形象、恰切的比喻、含义深邃的寓言来说明抽象深奥的道理，通过与对方的论辩来申述自己的主张；这些优点都为现代杂文所继承和发扬。唐宋两朝是我国散文发展的极盛时代，反映社会生活的深且广、对黑暗现实的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对生活哲理的睿智的概括和总结，是这时期散文的突出特点，现代杂文也从这里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此外，魏晋隋唐以来的笔记杂俎，以及明清的小品，鸦片战争以来的时论，都对现代杂文有所影响。

当然，现代杂文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来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需要。现代杂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作为意识形态，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刻，由整个文学观念和文化价值观的根本变革所导致的。现代杂文是五四时期产生的崭新的文体。它虽然吸收了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但又摒弃清除了其中一切陈腐僵化的封建糟粕。它虽然借鉴了外域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却又是一种最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文体。



### 三

中国现代杂文虽然产生于70年前，但当时的读者甚至作者对于这一文体，并无清醒的自觉的认识，就是“杂文”这个词，也还没有出现。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过程。

《新青年》杂志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的摇篮，1918年4月该杂志随感录专栏的出现，标志着杂文的诞生。随后，《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星期评论》等刊物，也仿效《新青年》相继开辟了随感录或类似随感录的栏目，杂文一时出现了蓬勃的景象。它这时虽然还没能完全突破时评的范畴，但在发展中形象性、讽喻性逐渐增强，诗情和哲理开始呈现，一些文章有形成作者个人风格的趋势。

约在20年代初，杂文由刊物进入了报纸。北京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著名的四大副刊成了杂文的主要阵地。报纸每日出版，发行量大，为杂文赢得更多读者和影响。孙伏园先后主编的《晨报》副刊（初名《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对杂文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团聚了一批优秀的作者，使杂文最终与时评分手，形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这时也开始了理论的建设，周作人、孙伏园、王统照等人在《晨报》副刊上，提倡、分析和研讨了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其中涉及到杂文的创作、杂文的特点和优点等问题。

1924年在北京出版的《语丝》杂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

一个以登载杂文和小品为主的期刊，它促进了杂文的成熟和繁荣。这时杂文在内容上日益充实，在艺术上日臻完美，作为现代杂文的基本艺术手段大体具备，文体开始定型化和规范化，同时又多样化，在杂文这一文体内又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品种。最优秀的杂文家开始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语丝派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三位大家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同时《语丝》的作者又由于他们存在的共同点形成了一个杂文流派。这时杂文文体的自觉过程基本完成。

到了30年代，还有两次关于杂文的讨论。第一次在抗日战争以前，包括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邵洵美以及林希隽等人之间关于杂文的争论，以及1935年陈望道为《太白》杂志举办的“小品文和漫画”的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是杂文发展的方向：杂文究竟是发抒性灵表现自我的小玩艺，还是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第二次在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是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讨论，主题是怎样继承鲁迅杂文传统。这两次讨论，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于杂文文体的自觉意识。

鲁迅不仅是杂文大师，而且对杂文发展、杂文文体的确立作了最卓越的贡献。他虽不是第一个写现代杂文的人，但却毕生坚持杂文写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又在实践上着力于文体的开拓和丰富，在理论上注意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坚持杂文发展的正确方向，使杂文文体的自觉意识，不断提高和深化。因此，他是现代杂文当之无愧的主帅。

至于“杂文”二字，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很迟。鲁迅早年把他的杂文称为短评、杂感。一般认为1926年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第一次用了“杂文”二字，但还未必是给这种新文体命名的意思。到30年代，杂文才成为这种

新文体的通用名称。但直到现在，仍然有研究者认为把这新文体叫“杂感”、“杂感文学”比较准确明晰，不易引起歧义和误解。

#### 四

现代杂文在它发展的30余年历程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杂文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最初它以随感录的面貌，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像一把锐利的匕首刺向敌人，在斗争中起了先锋的作用。这种杂文很快遍布于当时所有的进步报刊，蔚然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锋芒毕露，所向披靡，使敌人胆寒，使旧思想旧文化的荒谬、顽固和残暴完全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期杂文的矛头进一步指向摧残进步力量的北洋政府及其代表人物，更加具体地介入了社会斗争。也就在这个时候，原先作为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杂文队伍开始了分化和重新组合，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和以陈源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激烈论战，显示了这种分化的深刻性。

杂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黄金时代，杂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取得了最为丰硕的成果。这时作家队伍空前壮大，名家众多，呈现出群星灿烂的局面。发表杂文的报刊也如百花竞开，交相争辉。在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黎烈文、张梓生先后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它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杂文阵地。在这十年的初期，随着《语丝》的停刊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杂文队伍进一步分化，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三大派别。以鲁迅为首的左翼及其外围的进步

作家，构成一个派别，它把杂文创作自觉地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一派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是杂文的主流。他们以杂文为匕首和投枪，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短兵相接，坚持韧性的战斗，粉碎了文化“围剿”，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也对杂文本身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二个是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派（周、林细分之似又可作两个流派），他们虽然不愿在反动统治者面前屈服，还在对社会和时局作一些揭露和抨击，还进行一些反封建的文化批判；但他们与革命运动有相当大的距离，远离现实斗争，消极苟安，追求闲适，提倡发挥性灵，所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落伍于波澜壮阔的时代。但他们的杂文也还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不少篇章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一派当时有较大影响，拥有为数甚多的读者。第三个是以梁实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他们向往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对反动统治也有些不满，但对工农群众却格格不入，激烈地反对左翼文学。他们杂文在反封建上有其成绩，但不时攻击左翼文学。在艺术水平上还在闲适派之下。至于完全站在反动派立场上的御用文人如王平陵等，其杂文不仅内容反动，而且艺术低劣，数量也少，在读者中并无影响，不构成流派。

抗日战争以后的十余年间，杂文的繁荣略逊于第二个十年。由于战乱关系，杂文队伍曾被分割于几个地区。第一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1937年至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上海，但尚未进入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在日帝势力的包围之中，称为“孤岛”。一批作家在孤岛极为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为坚持抗日、为反投降而写作，成绩卓

著。第二是在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这里杂文作家为数最多，分布在桂林、重庆、昆明及成都等地。1944年在桂林创办的《野草》，也是著名的杂文阵地，这刊物坚持了三年，并出版不少杂文丛书。大后方杂文家一方面坚持抗日，一方面又严肃批评国民党当局日益滋长的消极抗日和反人民倾向，并涉及各种社会人情世态。第三是解放区，发表杂文的主要阵地是延安《解放日报》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若干报刊。这里的杂文家们除坚持抗日坚持进步而外，还对如何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运用杂文这一文学形式，作了勇敢和有益的探索。

总之，30年来的中国现代杂文，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群众的心声，紧密地配合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五

中国现代杂文诞生至今已有70年。它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热爱，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现代杂文从总体上来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武器，是促使我们民族思想现代化的有力工具。每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总有某个文化领域成为新旧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这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是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俄国，是文艺批评。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特别是杂文，则是新旧意识形态的主要战场，或主要战场之一。从新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即可见端倪，自此以后30年间，文学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作用，

也远远超过其他文化领域。其中杂文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杂文作为一种短小精悍、杀伤力极强的文体，便于人们“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更由于杂文的内容包罗万象，举凡哲学、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文艺批评领域的斗争，也往往通过杂文形式来进行。因此，杂文就成为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它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文化史、革命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

第二，杂文也可以说是闲谈、聊天，是通过文字在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中的一种闲谈。闲谈是人类生活上文化上的一种需要，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交往。人类不仅通过闲谈交流思想感情、互通信息、增进知识、启迪思路、开阔视野，而且可以藉此陶冶性情和品格，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鲁迅说杂文能“移人情”，“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杂文上下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人情，无所不谈，无所不议，因而容易得到广大的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喜爱。

## 六

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年代距今已久，对当今大多数读者已经陌生。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为了保存和积累文化成果，也为了方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阅读这些作品，我们特编辑这套中国现代杂文丛书。

丛书所收的是那些既在历史上有过影响、而当前仍未失去价值的作品，同时也兼顾到不同的时期和流派，使读者对中国现代杂文有一总体的全面的印象。丛书以收已经编就的

集子为主，但对某些尚未编定专集的重要作家，则由丛书编者代为编次成集。

丛书除总序外，每本书还另有序言，对这本书及其作者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读者阅读和理解，丛书编者尝试着于每篇杂文之后赘以“点评”，或介绍文章背景，或评述内容见解，或解释字句，或指明章法。有话则长，话少则短，实在无话则付诸阙如。评注能达到画龙点睛是很不容易的，编者只盼望不至于画蛇添足，惹读者生厌。“点评”的目的是启发读者理解和思索，品味和赏鉴，而不是包办代替了读者的思索和赏鉴。

现代杂文涉及很多学科领域，范围异常广阔，而现代杂文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这给编选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编者学术浅陋，加之时间仓促，编选工作一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恳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教。

张 华

1989年8月9日于

西北大学新村寓所

## 前 言

### 一

《爱与刺》是林语堂的一部鲜为人知而颇有价值的著作。

为什么说鲜为人知？不但广大的读者中很少有人知道曾有这么一部著作，就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专家、专门研究林语堂的学者，也有不知道这部著作的，试看有些研究林语堂的专门著作，在遍列林语堂的作品时，就漏掉了这部作品的名字。

怎么会弄得鲜为人知？这倒不是因为作品水平不高，没有影响，没人喜爱，而是由于出版时的环境。这本书出版于抗日战争中烽火连天的1941年2月，在上海由文友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上海早已沦陷于日寇，但在抗日战争以前，上海存在着帝国主义强占的租界，现在市中心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以前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并未向英美宣战，日军也还没占领租界，这些租界被沦陷于日寇的国土包围着，成为“孤岛”。在这“孤岛”上还有我国抗日力量活动，抗日的文化人也在那里出版发行自己的报刊书籍，估计文友出版社也是其中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关头，一本书的出版不会吸引读者多大的注意力，何况又是在交通隔绝的“孤岛”上，发行的困难可想而知。



知，而且仅仅10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就连这孤岛也都不存在了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爱与刺》这集中的文字，最初是林语堂用英语写成发表在国内外英文杂志上，后来由今文编译社译成中文结集出版的。因而这部书就不像林的其他杂文集，在书成之前，文字就通过报刊，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也是本书鲜为人知原因之一。在本书中，除了有几篇文章，林语堂本人也用中文写过，因而采用的是作者中文原文外，其他篇章，皆是他人的译作，译者中英文的工力都不错，并竭力体现林氏文字的风格，但终究与林语堂自己的中文文章不尽相同，有的地方缺少作者本人文章的韵味。

它的价值主要在什么地方？一句话，它是一本有趣味的也有相当深度的比较文化著作，又是一本有文采有情致的供艺术欣赏的杂文集。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大体上与《我的话》相同或相近，正是林语堂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大谈幽默、闲适、性灵的时候。这本书自然也免不了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但由于读者对象主要是外国人，过分庸俗的插科打诨是没有的，大多数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也有少数篇什是林语堂初到美国时的感受，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因而这些文章都带有比较文化性质，由于作者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眼光，因而不少见解比较深刻。林语堂虽然是教授，但他的文字从来不是高头讲章，而是平易、活泼、有风趣，把自己心底深处的情感与想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使人觉得亲切真挚感人。因而能深深吸引读者。